

XIAO HUI WANG NOTES OF CROSSOVER ART

无边界

跨界艺术札记
王小慧

无边界

跨界艺术札记
王小慧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边界:王小慧跨界艺术札记/王小慧著.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8

ISBN 978 - 7 - 101 - 09520 - 3

I. 无… II. 王… III. 艺术 - 文集 IV. J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61419 号

书 名 无边界——王小慧跨界艺术札记

著 者 王小慧

装帧设计 熊 翠

责任编辑 于 欣 胡正娟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3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1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5 插页 1 字数 180 千字

印 数 1 - 10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9520 - 3

定 价 38.00 元

自序

2008年我筹备“国际跨界艺术圆桌会议”时，总要向人们解释什么是“跨界”，什么是跨界艺术。而如今报纸上几乎天天都看得到“跨界”这个字眼，大家都在讲跨界。

在我们这个年代，一个新的概念或一个新的创意提出后，常会被讲烂讲烦，讲到极端，讲到人人厌倦，最后被抛弃。然后人们又开始另一个新的玩意。我担心跨界艺术还没真正开始便也遭此命运。

其实，我们现在谈得最多的是跨界创作。多才多艺，古已有之。中国古代文人没有专业分工，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者，被称为才子佳人。外国奇人如达·芬奇，油画素描医学建筑天文地理航空航海，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可谓全才天才，但他也只是跨界创作，而不是真正意义的跨界艺术。跨界艺术是我们时代才有的命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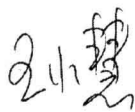
我们说的跨界艺术应该是跨学科、跨领域甚至跨文化的新成果。“跨界”这两个字很形象，“跨界”是动词，是“正在进行”时。跨界是跨越边界或脚踩两只船，是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或者是在转换的过程中。它是探索的过程，产生的应当是一种全新的艺术形式，会与多少年来人们已经熟悉了的视觉听觉经验不一样，会超出人们的想象力，给人意外惊喜，这其实也是

原有的评价体系无法规范的。这给艺术家的创造提供了多么广阔的舞台，这一切都是一个多么令人兴奋的艺术大时代。

跨界艺术刚刚起步，具备跨界艺术素养与条件的艺术家刚刚开始做尝试。一位哲人谈论洋为中用时曾说过，刚开始可能会变成一种不中不西非驴非马的怪胎，因为谁也不知道新东西会长什么样子。跨界艺术大概现在也是非驴非马的孕育期，谁也说不出它应该怎么做，是什么样子。没有谁是权威，教练与裁判都是开拓者；淘金者与朝圣者也都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不管是谁都可一试身手。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成功，艺术家的艺术素养、艺术经验与艺术准备，他团队的人员配置、协作经验与敬业态度，甚至经费与场地等客观条件都会影响艺术实验的品质与成败。跨界艺术实验像个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团队操作，还需要社会支持，比传统的、单一的艺术创作难度更大，成功率更小。

我不愿别人叫我摄影家，更愿意让人称作艺术家，确切点说是“跨界艺术家”。因为我不仅拍照片，还拍电影、写剧本、做雕塑、做装置、做影像、做设计、做行为艺术和新媒体艺术，我还做许多大型艺术或文化活动。此外，我还写书。

我这本书只是我跨界艺术创作的札记，记录我创作过程中的心得与甘苦，与同道者分享。我也讲些创作中的故事，让我的读者从故事中悟出道理来。我喜欢讲故事，因此这不是本学术书。写理论是理论家的事，跨界艺术目前来讲主要是实践而不是理论。我愿意抛砖引玉，做一只小小的报春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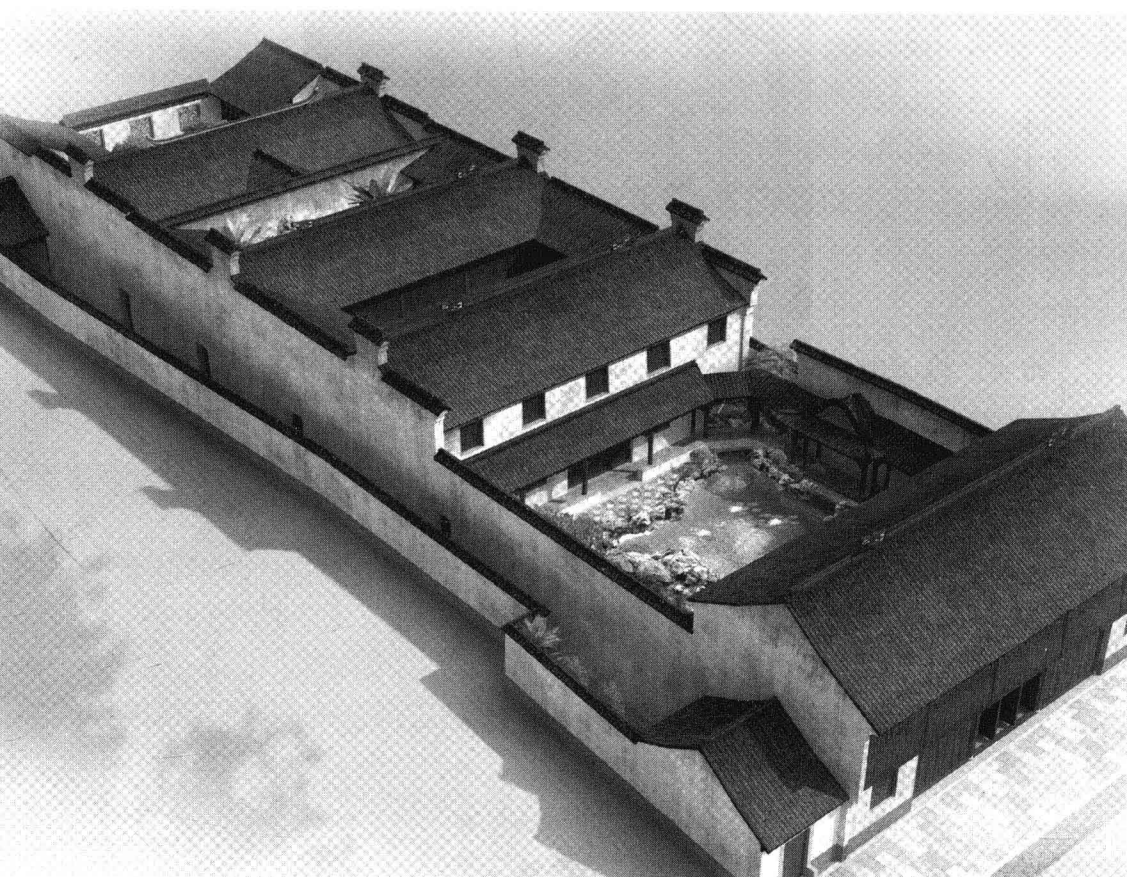
2013年6月15日

C Contents 目录

自序	001
我的跨界	002
新媒体艺术与世博会	017
10000个人的行为艺术	026
在雕塑中超越自我	035
无边界的自由	047
九生	057
破碎的月亮	073
我拍纪录片	096
跨越时空的对话	104
无形:我的纳米摄影	111
在一百年前的老厂房与张謇相遇	120
邮票王国列支敦士登	129
梵克雅宝的传奇	133
抢救连史纸计划	144
我们离国际品牌还有多远	156
艺术与哲学的对话	187



我的跨界



跨界是我的基因

我和别的艺术家有点不一样，他们中间大都是画家只画画，雕塑家只做雕塑，导演只导戏，舞蹈家只跳舞，而我是学建筑出身，研究生论文写的是室内设计，后来不做建筑师做艺术家，拍照片、拍电影、拍电视、写剧本、做雕塑、做装置、做影像、做设计、做新媒体艺术，还做许多大型艺术活动。

举例说吧，2010年9月在上海城市雕塑中心“2010梦想计划”的展览，2000多平方米的空间体现了从空间设计、灯光、音响、音乐、装置、影像到多媒体互动各方面的综合成果，同时还展示了大型平面作品以及我设计的一个艺术MINI车（我称之为“梦想之车”，因为它上面聚集了上万人的梦想）。这个由MINI独家赞助的艺术计划动员了10000人参加，可以说整个艺术计划也是我与10000个人共同完成的超大型的行为艺术。

另外，我还写书。我的个人经历和我写的书可以让更多的人关注我。有时候艺术圈和大众是分开的，而我的那本自传《我的视觉日记》就像一座桥梁，很多大众通过这本书慢慢地了解了我。这本书各种版本十年间印了三十几版，在出版界是很少见的。

有不少人把我看成是中国的弗列达·卡罗（Freda Kahlo），其中不仅是中国人，还包括外国人。弗列达·卡罗是墨西哥的一个女艺术家。据说很多人去看她的展览，不知道是为了去看她的画还是为了去看她的人。因为她这个人太传奇了，大家都想看看这个人本人是什么样子。最后一次大展她是用担架抬着去参加自己画展的开幕式的，引起全城轰动，人们像看明星一样围观她。她是最具明星气质的艺术家。她的传奇在好莱坞被拍成电影。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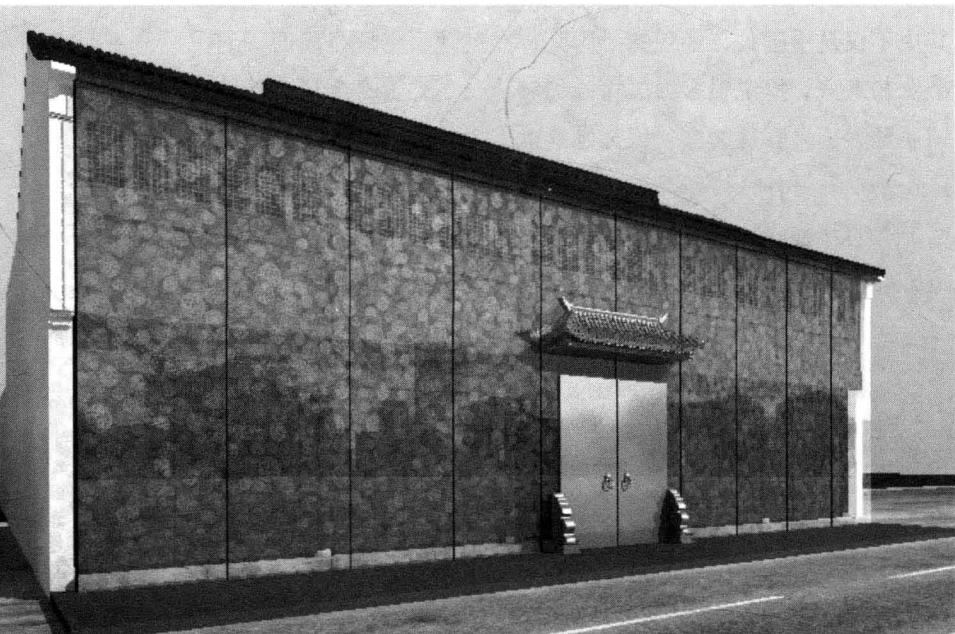
题图：苏州政府将一座明代老宅移到市中心步行街平江路历史文化保护街区，改造成“王小慧艺术馆”。这个房子的改造本身也是很有意思的，又让我回到了学了多年的建筑学的老本行，同时又综合了艺术布展、灯光装置、室内装修、园林设计等领域，是一个很现实的跨界实践。

和弗列达·卡罗的经历有些相似之处，比如说她和我一样也是出了车祸，腰椎受过重伤；她的作品有许多自画像，我也有许多自拍摄影，我们都是通过作品来描述个人情感，加工自己的境遇。2010年春天我被邀请去墨西哥访问，有一晚我与友人在一家著名的花园餐厅吃饭，闲聊中朋友说对面就是弗列达的故居。当时我很想去看，但已经快入夜了。陪我去的朋友与门卫商量，说中国的弗列达来了。门卫马上非常欣喜，破例开门让我参观，可见她受普通人爱戴的程度。那夜我独自在昏暗的灯光下看了那个小博物馆，没有游人，没有噪声，那里每件艺术品、每件家具、每个小小的摆设都好像可以呼吸。夜深人静的时候，看她的画作，我感到我们在神交。

常常有人会问我，你怎么能做这么多完全不同的事情，我的朋友刘艺用“基因”这个词来形容挺有意思，也就是说它是与生俱来的，不是你想学就能学，想做就能做的。

小时候很多人都说我的才华全面，数理化不错，又爱好文

艺术馆外立面的效果图，用玻璃做的“假立面”给了老建筑一点现代的感觉，但并未破坏原建筑，相反将其保护起来。玻璃上的花纹是我钟爱的“莲”的主题图案。由于后门有停车场，所以把后门改为前门，并把原来前门用不锈钢复制，给这个建筑一些后现代主义的意味。





艺术馆的第一进房子及花园景色

艺，学音乐、舞蹈，自己作曲又画画。业余爱好更多：缝制衣服、烹调，还帮妈妈修家里的旧家具，为家里的家具贴面，自己动手让家里的旧家具焕然一新。当时因为父母离异，妈妈一个人生活，而爸爸“文革”时在工厂里下放劳动，主要的工作是帮别人修理旧家具，所以他也给家里做了好多家具，我常常给他当小工，这也让我掌握了一些小手艺。在邻居的眼里，我是特别能干的女孩子，我可以做很多男孩子不会做的事情。当时爸爸开玩笑说，你不能成为“万金油”，不能什么东西都只会一点点，因为“万金油”是治不好病的。但我想这些早年的经历对我后来的跨界创作应当是有帮助的。

我的一生是场“行为艺术”

一般摄影家只是把照相机当做工具，一种创作的手段，对我而言照相机好像是自己的感觉器官，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摄影对我来说似乎是一种本能需求，好像渴了要喝水，困了要睡觉一样，不假思索拿起相机就拍了。很多人，包括一些专业的评论家都表示非



柏林市中心最著名的菩提树下大道（Unter den Linden Avenue）的街景，顶端的大屏幕播放我的影像作品，现在大型的LED墙已经很普及了，但是在2001年还是很罕见的，吸引了大量行人的目光。

常奇怪，在发生那样大的灾难之后，我会想到自拍像和照片，但实际上那一瞬间我并没有想，也就是说在还没有想的时候就已经拍了，是一种下意识的动作、本能的动作。这种例子不胜枚举。

在台北我的自传繁体版发布会上，会场贴了很多我把相机举在额头的自拍像，有评论说“相机是王小慧的第三只眼睛”。当时有记者问我：“假如你出门不带相机是什么感觉？好像缺了点什么吗？”我笑答：“你只要设想一下走路时一只眼睛被捂住时的感觉就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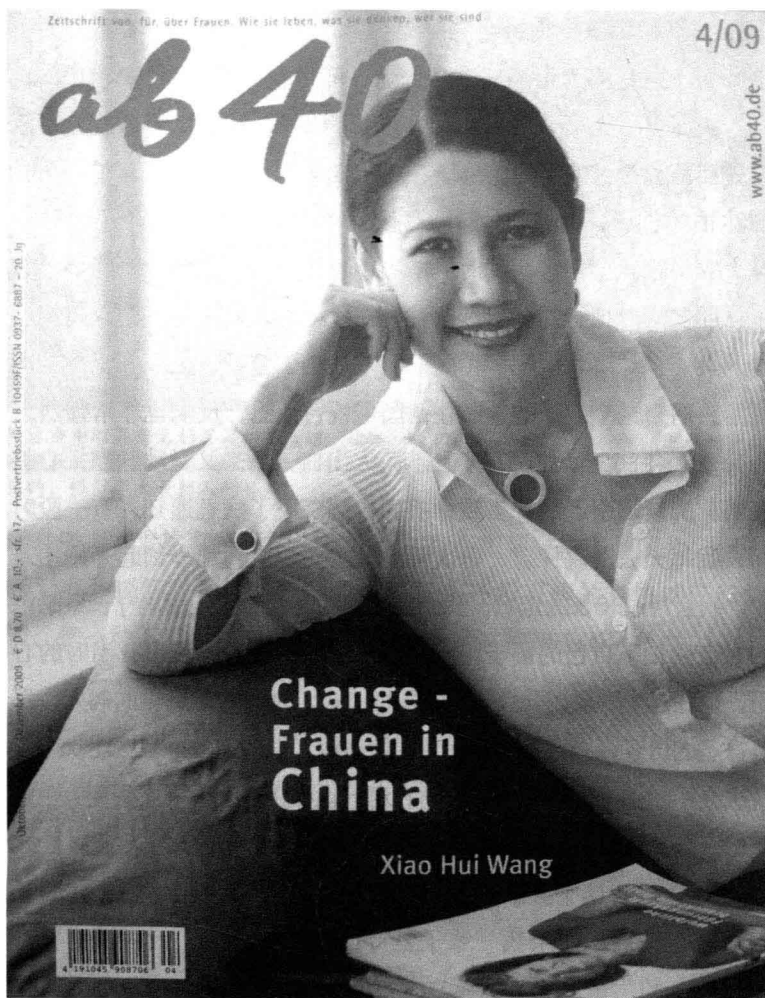
“9·11”的时候，我正巧在纽约，住在离帝国大厦一百米左右的旅馆里。当时世贸中心被炸，恐怖分子预告下一个目标是帝国大厦，因为这是纽约除了世贸中心以外最高的楼，同时又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象征性的建筑。一天晚上，人声嘈杂，警方突然发布帝国大厦可能被炸的警报，组织这个地区的人群疏散。我听见酒店里乱成一团，所有的人都在喊：Go！Go！Go！而且不可以乘电梯，只能走消防楼梯。我的浴室里放了许多首饰，房间里还有其他一些物品，但是我匆忙中的第一反应就是拿照相机和笔记本，其他东西全扔在那里了，想都没想就跑了出来。我逃到大

街上，在警方的指挥下跟着人群往河的方向跑。许多人在哭，也有许多人在用手机打电话。我一边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一边还在用照相机和录像机拍摄这些场景，当时跟我一同逃跑的朋友不断催我快一点，因为可能有生命危险，但是我仍然不能停止拍摄。

几天后，9月18日，我经历了很多周折，转道巴黎，放弃了原定先回慕尼黑家的计划，终于在柏林亚太周我的展览开幕前一小时到达柏林机场，总算赶上了开幕式。柏林的天气很冷，已经要穿呢大衣了，我穿着在纽约时的单衣，连在机场买衣服的时间都没有了，朋友临时把她的风衣送给我御寒。柏林人对我这个刚从纽约逃出的人充满好奇，我把我拍的录像带放给大家看，大家都觉得难以置信。后来这个录像的片断在德国电视台播出，反响也非常强烈。

2005年我父亲住院，先是脑膜大出血，后来又是动脉瘤、心脏衰竭、肺衰竭引起的许多致命疾病，医院下了病危通知。有一段时间，我每天去医院探望，每次都会从进医院大门那一刻起开始拍录像，我会经过长长的走廊，我会在天晚的时候对着走廊里一长条暗色的大玻璃拍下自己的影子，同时录下我的画外音，说出我当时的心境。他住在十六层，我会拍电梯里的景象，那些在走廊里的病人，那些探病的访客，一直拍到我父亲住的房间。很多天他是在昏迷状态，我也会不断拍下他的样子并且写日记。也许在旁人看来这些镜头是重复的、毫无意思的，但对我来说却是我每一天心情的真实写照。

我觉得我这个人的一生可以说就是一场行为艺术。比如我长期随时在拍摄，如果我一辈子坚持做这一件事情，就可以看做一个很长久的生命联系在一起的行为艺术。这个艺术并非是为了什么公开展览或者发表的，很多录像带或照片可能就永远放在那里不去动它，对我而言这个过程本身是更重要的。当然，所有这些东西只有在整体关照的前提下才有意义。所以我觉得我的作品可以说是在更加彻底意义上的观念艺术和行为艺术，不是仅仅做给别人看的，是一个艺术家的心路历程的真实记录。



德国杂志《女人40》(go 40) 的封面

艺术家的“疯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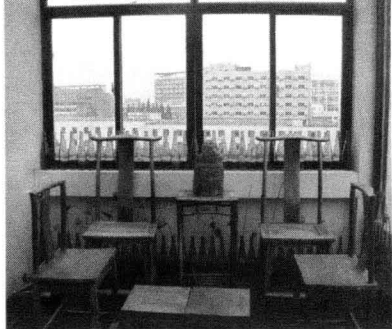
在很多人的眼里，艺术家是很“疯狂”的，他们有些“符号”，比如说随心所欲，邋里邋遢，不修边幅，目空一切，甚至口吐脏字。所以在很多人眼里我不是这一类艺术家，他们不能想象一个艺术家可以优雅，可以彬彬有礼，可以很精致地生活。

我虽然没那么多时间打理家，但骨子里喜欢精致的生活。有位策展人到过我家后，说他才知道艺术家也可以很诗意地生活。这是许多人不懂的。

但许多人不知道我创作时候的状态。我工作起来也是很“疯狂”的，没日没夜。常常为了完成一个项目、一件作品，或者一本画册几天几夜不睡觉。我不太喜欢有些所谓的艺术家装腔作势，故作深刻或者愤世嫉俗的样子，他们只是表面上的“疯狂”，工作起来懒懒散散，作品也平庸。是不是一个好的艺术家，不是说你头发有多长有多脏，衣服有多怪，或者有多玩世不恭，多目中无人或者能制造多少新闻事件，最终还是要看你能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来，你的作品是不是能在历史上留下来。

我很赞同设计师刘艺的说法，她觉得艺术家的“疯狂”分为两类：一类是行为疯狂者；另一类是精神疯狂者。她与我都是外表很女人，穿着得体，举止优雅，生活精致，但心灵深处无比疯狂。表现在有些作品中很奔放，很狂野，很性感；但又很内敛，很有控制，很有张力。行为疯狂者只是用于炒作，精神疯狂者才会在作品中留下痕迹。

梵高说：“艺术家靠痛苦滋养灵魂。”对一个艺术家来说，人生创伤可以是一种财富。要能够把人生的痛苦转化为艺术，这才是一个好的艺术家。曾经有很多人问我，是不是那一场车祸造就了我的艺术，如果没有这些灾难，我还会不会成为一个成功的艺术家。在这点上，周国平在和我合作的《花非花》一书中有过



我设计的办公室里的一些家具。桌子上的不锈钢条上刻满了中国和西方古代哲人的名言警句，你会发现在当时地理阻隔、信息不通的时代，哲人们的思想竟有那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也算是“英雄所见略同”吧。

精辟的分析。大意说，我肯定能成为一个优秀的艺术家，因为艺术天分从小就显露无遗。但人生经历肯定影响我的创作，我思考问题的角度和深度等等。我个人觉得，作为一个普通人，特别是女人，我可能会希望痛苦越少越好，幸福越多越好。但是，作为一个艺术家，我可能会说痛苦成为了我创作的源泉。举例子来说吧，在我经历了亲人与好友的死亡，甚至自己也与死亡擦肩而过之后，“死亡”这个主题或者“生命”这个主题就成了我思考与创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我对“生”与“死”都又有新的体会，所以会对这个主题有新的诠释和新的形式的创作。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艺术家都能把经历特别是痛苦的经历变成艺术的养料。有很多人因为不幸的遭遇而被生活打垮，从此站不起来。这样的人并不少见，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艺术家应该有这种能力把自己的经历作为养料创作作品。这样的作品会有一些的厚重度和质感，绝对不会是轻飘飘的，无病呻吟的，也不应该是哗众取宠的。用通俗些的说法，这些作品背后是有故事的。人们为什么喜欢弗里达·卡罗的作品，因为她有故事。甚至有很多人是先知道了她的故事再去找她的作品的。

“杂交”更有生命力

为什么视觉艺术是全世界各种语言的人都会接受的东西？因为艺术是不需要语言的，它是通过人的感官、人的眼睛去接受

的。一个好的艺术作品会被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喜爱，人们能从多种角度去理解，也就是为什么有很多的国际艺术节、艺术展能吸引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教育背景的人都热烈地参与甚至狂热地追逐的原因。首先是因为艺术可以打动人，让人感动。

最近大家在讨论美学和艺术这两个词，一个是Aesthetics，翻译为美学，一个是Arts，翻译为美术，两个翻译是错误的，因为Aesthetics的希腊字根意思是Esthetic, Sensitive, Sentient，是“我感觉、感到”的意思。西方现代艺术离开现实主义，进到心理层面。如果非要跟美相关，也是“感觉到的美”。

我看到我的朋友说“美再加上一个术本身就是很矛盾的翻译”，因为一加上“术”，就把它变成一种有匠气的东西，而艺术更注重的是个性的表达，应该是以人文精神为基础的、以独立表达为手段、以自由创作为目的的一种行为。没有人文精神和独立表达就不能称作为艺术。

我在工作室设计了几张桌子，桌子上用中英文写了不同国度的哲人和文学家等在不同历史时期讲的话，你会发现它们如此相像。在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前，地理阻隔，交通不便，通讯也那么不发达，他们不可能互相知道对方，但他们的语言，他们想表达的意思竟如出一辙，可见这些伟人的精神世界是相通的。

我二十多年来一直生活在东西方之间，我有三个家，一个在天津，一个在上海，一个在慕尼黑。我常常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国际自由人”。我的作品有明显的“杂交”痕迹。生物学研究早就证明“杂交”的生物更有生命力。

从物种角度来说，越远亲交配，才越有生命力，近亲交配会使生命畸形，萎缩。文化或者艺术这些领域近亲繁殖只会把它引向死路。我想这是我们这批旅居海外的艺术家共同的特点。我们的作品都是有“东方的血脉和西方的营养”。